

写作的女人危险

ISBN 7-119-04111-1

06
0

写作的女人 危险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德国】斯特凡·博尔曼◎著 宁宵宵◎译

写作的女人危险

【德国】斯特凡·博尔曼◎著

宁宵宵◎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写作的女人危险 / (德) 博尔曼 (Bollmann, S.) 著; 宁宵宵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4
(图文馆)

ISBN 978-7-5117-0224-1

I. ①写… II. ①博… ②宁… III. ①女作家—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世界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53530号

Frauen, die schreiben, leben gefährlich

Text: Stefan Bollmann

Vorwort: Elke Heidenreich

© Elisabeth Sandmann Verlag GmbH, München

写作的女人危险

[德国] 斯特凡·博尔曼◎著 宁宵宵◎译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张维军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 (邮编: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总编室) (010) 66509112 (编辑部)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66130345 (网络销售)

网 址: www.cctpbook.com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0毫米×250毫米 10印张

版 次: 2010年3月29日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0年4月23日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写作的女人危险

ISBN 7-309-05111-1
I · 1111
C · 1111

写作的女人 危险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德国】斯特凡·博尔曼◎著 宁宵宵◎译



es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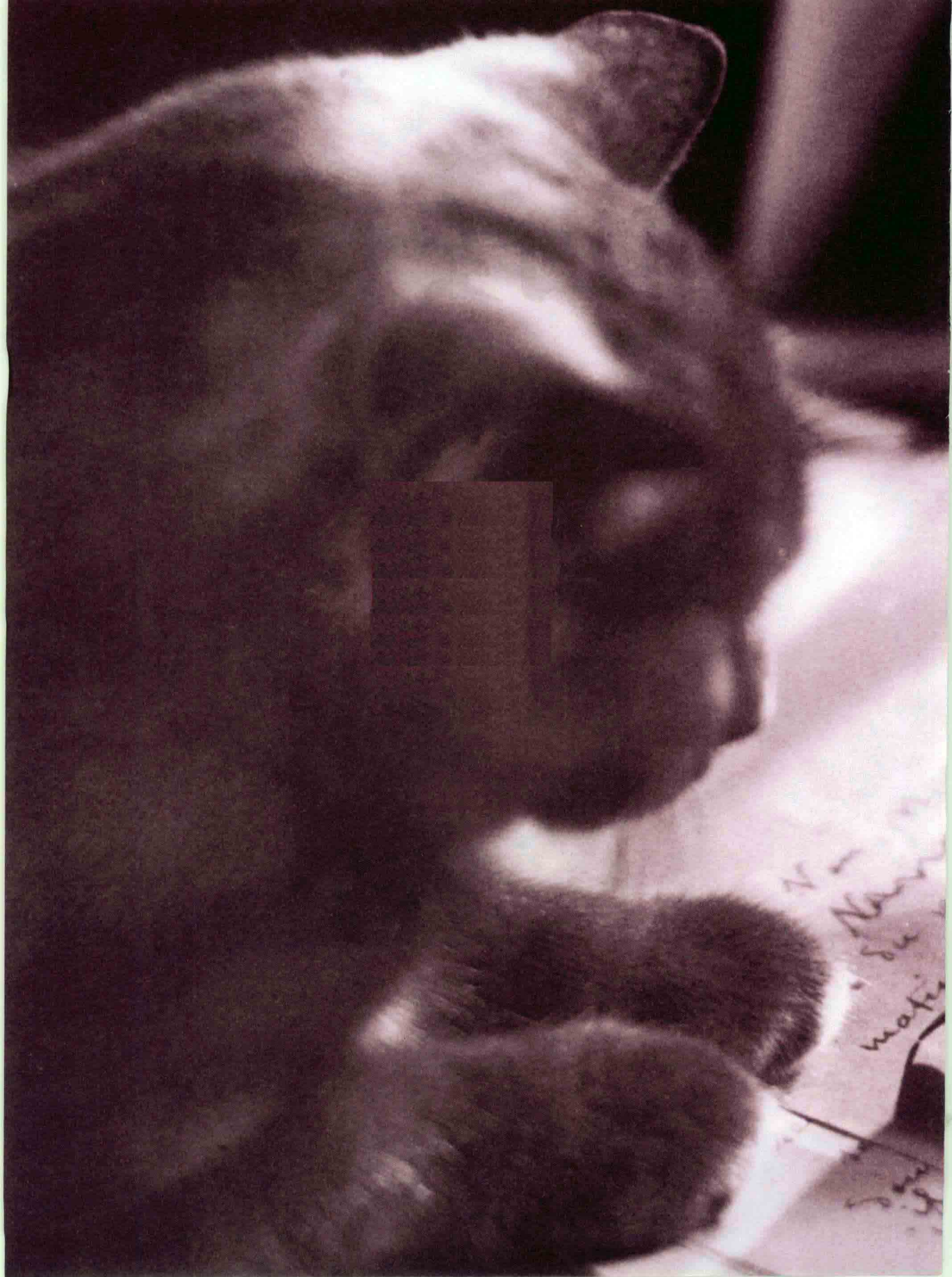
Mo' trescher, Si la chose longuement attendue eust come
 quant elle arriva J'oubli ysti mieulx satisfaitte
 de la longue attente qu'il a plene a Stafford
 mi prestor Mais voyant que la paix bibli
 qui ademy faicte Ji mi voy trop de raybon qui
 faicte ba demourer. S'ens qu'il mi faict a croye
 que bi fuet par vosse commandement a qui
 J'ay faitte volenti quel Obaye. Et avant
 tout adour occu lettres de françe qui Le J' Roy
 prolonge ceste paix sous quelz difficultes
 qui mi bi pourrot trop tost coctuire. Je verrois
 trisambi qu'on laissat s'esbahir de ce longu
 arreste mi assurant que que temps bon
 tout leur rien et pour la cambi du Roy de
 Navarre. Et ba partie. C'est Ji prendray la
 sardie bi de vous dire que si vous touchera
 bien preus en reputation que ne le laissez
 en pire estat qu'ilz furent au com. Et
 de ces nouveaux troubles Car si leur plus
 grandes bontes leur fussent arrachis comme
 si tiroient n du Roy adionstant que le Roy
 qui mi me manda dire par ce l'ambassadeur
 que ne fuit miroit la premiere pacificatio
 et ni demanderoit bien les vultes et
 lieux non de l'ungt priés. Tous mi
 pdominis la curabit qui mi tient
 vos actions. A qui Ji bohait tout l'hem
 et longu qui peut arriver a la perpetuelle
 vno meir de Prince, Ji me assure que
 l'hem. Ceste ceste paix m

写作的女人危险

【德国】斯特凡·博尔曼◎著
宁宵宵◎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este

Mo' trescher, Si la chose longuement attendue eust come
 quant elle arriva J'oubli ysti mieulx satisfaitte
 de la longue attente qu'il a plene a Stafford
 mi prestor Mais voyant que la Paix bibli
 qui ademy faicte Ji mi voy trop de rayson qui
 faicte ba demourer. S'ens qu'il mi faict a croye
 que bi fuet par vosse commandement a qui
 J'ay faitte volenti quel Obaye. Et avant
 tout adour occu lettres de franço qui Leij Roy
 prolonge ceste paix sous quelz difficultes
 qui mi bi pourrot trop tost coctruire. Je verrois
 trisambi qu'on laissa s'esbahir de ce longu
 arreste mi assurant que que lemp' b'en
 font leur rien et pour la cambi du Roy de
 Navarre. Et ba partie. C'ist Ji prendray la
 sardie bi de vous dire que si vous touchera
 bien preus en reputation que ne le laissez
 en pire estat qu'ilz furent au com. Et
 de ces nouveaulx troubles Car si leur plus
 grandis bontes leur fussent arrachis comme
 si fieroient n du Roy adionstant que leij Roy
 qui mi me manda dire par ce l'ambassadeur
 quel ne fent meiroit la premiere pacificatio
 et ni demanderoit b'avo les vales et
 lieux non de l'emp' priés. Longu
 p'dominis la curabit qui mi tient
 vos actions. A qui Ji bouhait tout l'hem
 et longu qui peut arriver a la perpetuelle
 v'no meir de France, Ji me assure que
 l'emp' ceste paix m'

Emily Jane Brontë. ~~Transcribed~~ February 1844

Grendale Poems

A. C. A.

March 6th 1837

There shines the moon, at noon of night.
Vision of glory - A moment light!

Holy as heaven - undimmed and pure,
Looking down on the lonely west -
And loneliness still beneath her ray
That down our streets has far away
Till it seems strange that ought can lie
Beyond its zone of silver sky =

Bright moon - dear moon! when years have past
My weary feet return at last -
And still upon Lake Elwin's breast
Thy solemn rays serenely rest
And still the Finlanders sighing wave
Like murmurs - over Elk's grave
And Esau's the same but Oh to see
How wildly Time has altered me!
Am I thus being what long ago
Saw wreathing by that waterside
The light of life expiring slow
From his fair cheek and brow of pride?
Not off those mountains feel the shine
Of such a day - as fading then,
Came from the front of God divine
A last smile on the heathery plain
And kissed the far-off peaks of snow
That gleamed on the horizon show

目次



Joseph subtil en
son gnil tenait ;
il d'une vosp étou
embrasser Genev
George



10 序：写作的女人活得危险

埃尔克·海邓艾希

20 与天使搏斗

斯特凡·博尔曼

44 以爱情为名片

从她们开始，女人写作

52 男人的上议院和女人的起居室

完全对立的情感世界

74 从高山牧场到五彩别墅

发现童年

84 写作，为了生活；活着，为了写作

踏上离经叛道之路

112 写作是为了抗争

以勇敢的名义

120 巴黎—纽约

新生活的创造者

138 爱和艺术无国界

世界文学中的女性声音



写作的女人活得危险

埃尔克·海邓艾希

“我们这些有着强大精神世界的女人，却总成为爱情的失败者，就此完结，”阿根廷女诗人阿尔冯西娜·斯托尔尼这样写道。在四十六岁的那年，她发表了生命中的最后一首诗《我将沉睡》，之后便投海自尽。同此命运的还有古希腊最早的女性诗人——萨福，这位先锋人物提出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写作，却最终选择了默默走向大海，并留下一行诗：

当你们日后想起我，
你们中的一些也会这样选择，
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对于奥地利女诗人英格博格·巴赫曼来说，写作无疑是各种“死法”中最痛苦的一种选择。而美国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顿，因为在五六十年代受到的迫害，相继以自杀的方式终结了充满才华的生命。三十岁的西尔维娅·普拉斯死在伦敦的公寓里，她将头卡在煤气炉上，为了保险起见，事先她还割断了动脉。自杀前的一年，她曾在一首题为《拉撒路夫人》的著名诗作中写道：

死亡，
是一门艺术，和其他事情一样。
我尤其善于此道。

我做了，于是它犹如地狱。
我做了，于是感觉到它的真实。
我想，你们会这样说：
我被这个目标召唤着。

二十九岁那年，安妮·塞克斯顿第一次尝试自杀，此后数年她一次次地在自杀和治疗间徘徊，她称自杀为“女性唯一的出路”。四十五岁那年的一天，她裹上母亲生前的裘皮大衣，咽下一杯伏特加，决然地走进车库，最终死于汽车尾气中毒。“当死亡找上一个人，却被击退，这是一个男人。如果选择自行了断，这就是一个女人。”她在诗中写道。

浪漫派女诗人卡萝莉娜·冯·君特罗德为了公开发表诗作，选择用男名“蒂安”出版作品，进而怀疑“女人永远不可能过上一种自由自在、充满创造性和艺术感的生活”。这种痛苦促使她将一枚匕首深深地刺进胸膛，死时只有二十六岁。

二十三岁那年卡森·麦卡勒斯开始写作，她最负盛名的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问世于一九四〇年。事业上的成功毁掉了她与一位落魄作家的婚姻，她的一生饱受疾病缠身和家庭暴力的困扰，孜孜不倦地写作加速毁掉了她的健康，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

弗吉尼亚·伍尔夫将石块装满衣兜，一步一步走向河心。年仅五十九岁的她选择



卡萝莉娜·冯·君德罗德（1780—1806）

石版画，V. 舍特尔作，1800年

自溺，因为再也不能忍受写作带来的疯狂幻觉。

这张名单还远未结束，后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名字。“写作不属于女人，当她们拿起笔，也就害死了自己。”乌拉圭女诗人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在写给她的阿根廷女同行的悼词中引用了来自她叔叔的警告，逝者玛尔塔·林奇于一九八五年饮弹自尽。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群世界上最具智慧、最才华横溢、毕生洋溢着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女人们如此怀疑人生？是什么使得她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男人赋予的灵感成就了她们，同时显然也摧毁了她们：维系爱情和生活的平静，或是取得文学艺术上的功成名就，看起来两者无法兼顾。换一种更简单却绝对让女人无法接受的说法：只有照

料好男人的日常生活，她们才有资格写作，或是从事其他什么活动。那么又有谁来照料女人的生活呢？古往今来，女人乐意被描绘为男艺术家的缪斯女神。那么又是谁、在何时、在何地，能够成为女人们的缪斯呢？女人必须成为自己的缪斯。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剑桥女子学院的演讲中，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大文豪莎士比亚有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妹妹——朱迪丝，在当时那个环境下男人们肯定不会让她去上学、接受像男人一样的教育。于是她逃到了剧院，在那里一个戏院老板接纳了她。她非但没有得到任何角色，还怀上了他的孩子。她选择在一个冬夜自杀，被葬在了十字路口旁，那里来来往往都是汽车，永远不得安宁。“故事差不多就是这样，如果一个生活在莎士比亚时代的女人，拥有像他一样的才华，那她的命运只能如此。”

这个虚构的形象——朱迪丝·莎士比亚，其实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心中的缪斯。而英格博格·巴赫曼则嘲笑男人和他们心目中的缪斯女神：“在你们眼中，作为谈资津津乐道的缪斯女神只不过是驮货牲口而已，最多只能算是有点学识、善解人意的伴侣。”

牲口、伴侣、助手——不仅女作家们的命运如此，所有思想独立、不受约束的女性艺术家们都难逃这样的评价和要求。著名的德国画家马克斯·贝克曼在新婚时就告诫身为小提琴演奏家的妻子玛蒂尔德，他说：

“如果你认为拉小提琴是你的事业，并想借此出人头地的话，我可以同意。但是我们必须分开。你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成为音乐家或是留在我身边。两者不可能兼得，因为我的妻子必须将全部精力贡献给我，我要你的全部或是一点儿也不要。”玛蒂尔德放弃了小提琴。相信我，她并非唯一一个为保全婚姻做出如此牺牲的女人！

不管是女作家还是女艺术家，她们如同其他女人一样，自然希望被认可、被追求、被喜爱，但是“此事古来难两全，一方面按照自己的法则生活，另一方面又要遵循传统的妇道和妇德，女人最在意的恐怕还是怎样赢得男人的爱与保护”，美国著名小说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妻子——泽尔达·菲茨杰拉德如是说。她远比丈夫聪明、机智、富有幽默感，最终却只能在精神病院里孤独地死去。

马丁·路德早已对女人的命运作出一个解释：自从夏娃偷吃禁果，女人世世代代就背负着原罪，她们再也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在一五二五年婚后一次关于《婚姻神学》的布道中说：

“正如上帝所说，女人必须服从于男人的意志，让男人成为她的主人。正如圣经故事里叙述的那样：如果夏娃没有犯下罪过，那么她将与亚当具有同样的权利，成为他的最佳帮手，两个人共同呵护和治理人类的家园。但是女人不论在躯体上还是在智力上都

不如男人，她无法克服天生的缺陷，才会犯下贪婪和诱惑之错。从此；女人失去男人便注定一事无成。她存在的意义仅仅在于取悦、诱惑、侍奉和服从她的主人。”

他的思想对后世的男权主义者影响极深，开头提过的阿根廷女诗人阿尔冯西娜·斯托尔尼有感于马丁·路德的言论，写过一首苦涩的小诗：

每颗跳动的心里都藏着一个破碎的灵魂。

男人流连在脂粉温柔乡，

想要寻找节日的气氛。

朴素的妻子并不多话，

默默照料他们的家，

她再也不抱什么幻想。

直至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时候出现了“人”的概念，不管在英语还是德语中，“男人”一词已经可以代表“人”，但是法语中的“l'homme”提出“人们”的概念，这意味着社会并非仅仅由男人的存在和意志所组织。直至一七九八年，才有人大胆地要求男女平等，可是囿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大多数女性只能继续按照原先的轨迹生活。这就造成了更多的女性在现实和心灵的矛盾中挣扎：她们需要照料日常起居，生育和抚养孩子，操持家务，还要争取和维持爱情。文学和艺术让她们更加接近生活的内核，敏感的她们感觉火焰在身体里燃烧，她们不相信男人的权威，希望写出属于自己的作品。

这种疯狂、叛逆的想法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写作的女人们，在创作之后似乎酝酿着巨大的灾难：总有一天青春不再，她们将面临苍老、孤独、遗弃、疾病、毒瘾、酗酒、癫狂、封闭，她们会被“自由的严寒”冻伤，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杀。于是，死神手上的名单再次加长：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尔、玛莎·卡莱科、伊姆加德·科伊恩、珍·柏尔斯、乌妮卡·苏尔、阿得海德·杜瓦内尔、玛莲·豪斯霍费尔、多罗茜·帕克、奈莉·萨克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安妮玛莉·史瓦哲巴赫……啊，居然有这么多。

“如果心能思考，它会选择平静，”葡萄牙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费尔南多·佩索亚曾温柔地吟咏过。她们的心儿当然可以思考，但是却始终不能学会平静，因为这些才华横溢、为理想而燃烧的生命想要的并不多，仅仅是追求身为人类的特权——创造、叙述、表达自我，可是千百年来它们只属于男人。

然而，即使柔弱如我们，也并非每个女人都愿意忍受社会给她们套上的绳索。通过创作诗歌、小说、散文，她们得到了无形的力量和支持，对我们后来人而言，这是多么珍贵的鼓舞、安慰与激励！并非所有写作的女人都一事无成，她们中的许多人在做出巨大的牺牲后，成功地成为“女作家”。

不管是她们的成功或是失败，不管她们罹患自杀、绝望或顽疾，写作的女人们具有一种奇妙的力量，深深地打动着人们。就像

波兰女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希姆博尔斯卡所坚信的：

我敲响石头的门，
——是我，请让我进去。
我并不想在你里面久留，
我不是个时乖运蹇之人，
我也不是个无家可归的人，
我的世界令人流连忘返，
我将空手进去，空手出来；
我本身的真正存在就是证明，
除了言词，我无法提供别的证据，
而语言又往往不能使人相信。

在她们一生的斗争里，女人们渐渐明白，写作令她们变得不一样了，而这种变化通常是变强。“我不知道什么是妇德，我只相信女人也应该得到幸福与祥和，”一八〇一年德国女诗人卡萝莉娜·冯·君德罗德在给歌德的密友布伦塔诺的书信中这样写道：“我爱狂野的、巨大的、闪闪发亮的东西，它们与我的灵魂并不相配，看起来既不虔诚，也不能使我更舒心。但是它只能存在想象中，因为我是一个女人，空怀男人一般热切的贪欲，却没有男人的力量。所以，我不得不时时切换角色，无法与自己和解。”

几个世纪以来，女性在创作的道路上步伐缓慢，最早也是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修道院，随后蔓延到她们求学和求职的每一条道